

第三回 兩意堅藍橋有路 通宵樂白璧無瑕

詞曰：

冷語怕黃昏，淒淒獨閉門，展轉愁無寐，酸辛淚有痕。單衾薄枕，誰共又誰溫？任他好事，好事消磨盡。祇索挑燈倩影，廝伴香魂。君君，那個承恩？笑從翡翠疏簾出，香在芙蓉小殿焚。

右調《月兒高》

話說翠翹對景懷人，師了一首情詩，要寄與金重，匆匆不得其便。捱了幾日，恰好王員外要領帶妻女並兒子到至親人家去上壽，翠翹探知，託病不行。候父母弟妹出門之後，忙收拾下幾味佳餚，一壺美酒，先到後花園來，要尋見金生，致謝前日還釵公案。方上牆頭，祇見金生早已在那癡望。一見了翠翹，便連連跌足道：「狠心人怎不顧盼殺小生也？」翠翹道：「豈不知郎君情切，然妾非狠心，奈父母弟形影難離。」金生道：「卿知我苦，雖死甘心。但今日怎敢大膽至此？」翠翹道：「喜今日合家俱去上壽，妾託病不行，故能遂心再晤，以謝前日之惠。」金生連連致謝道：「多承費心，多承費心。」因取梯直上牆頭，兩人覲面，恍若遇仙，快不可言。

翠翹因取出前詩，付與金生道：「一時情見乎詞，非敢云詩，望郎略去詩詞，見予情之所在可也。」金重看了一遍，驚喜欲狂。再看一遍，不覺津津羨道：「姐姐怎有如此才華，真令人快殺。此詩可謂花落無言，人淡如菊，已造絕頂，叫小生鉗結不能替一詞。至於一片深情，桃花潭水不足喻也。」翠翹笑道：「詩也未必甚佳，祇怕郎君還是愛妾推愛於詩，故如此見賞。這且丟開，還有一事相商。」金生道：「何事？」翠翹道：「妾治一樽，欲與郎君作竟日談。恨牆高人隔，咫尺一天，如之奈何？」金生大喜道：「芳卿有此美意，何不踰牆而過？書室無人，盡堪浹洽。」翠翹道：「不可，彼此祇有一梯，立足攀援，萬一有失奈何？我聞此園本是一家，後以假山隔絕，分為二宅。我想幽僻疏略處，定有相通之隙，我與郎君入洞中細察一番，或可穿鑿，強似越險多多矣。」金生道：「言之有理，我們就下去尋。」尋到一處，微有小孔，透些亮光，彼此看得見。祇有碎石幾塊，疊斷下露。二人因大喜道：「藍橋不遠矣。」金生因取個鐵如意，在亮處著實一連幾勾，浮泥松動，淅瀝下響，連草連泥脫將下來。早露出一個大缺來，可以屈身而過。金生等不得，纔鑽了過來，就去佯抱翠翹。翠翹拒之道：「六禮未成，怎便作此輕狂之態！郎若如此，妾不敢復見矣。」金生道：「業已蒙許為夫婦矣，此夫婦所不免，何輕狂之有？芳卿既諾之，又拒之，莫非心變？」翠翹道：「非變也，有說焉。妾思男女悅慕，室家之大願也，未必便傷名教。祇恨始因情重，誤順良人，及至聯姻，已非處子。想將來無限深情，反出一場大醜，往往有之。此固女子不能自愛，一開男兒疑薄之門，雖悔何及！崔、張佳偶也，使其始驚娘有投梭之拒，則其後張生斷無棄擲之悲。正其始，自能正其終。惜鶯娘輕身以媚張生，張生身雖暱之，心實薄之矣。人見生之棄鶯，在遊京之日，而不知實起於抱衾之時。再來相訪，欲免羞郎之悲，烏可得乎！卓氏私奔，難免白頭之歎。西子歸越，且遭沉溺之悲。此實女子有以自取之，與良人無與也。願郎以終身為圖，妾以正戒自守，兩兩吹簫度曲，翫月聯詩，極才子佳人情致，而不墮淫婦姦夫惡派。前人不必有其跡，後人不必效其尤，則吾二人獨踞一席，作萬古名教風流榜樣，豈非極可傳可法之盛事乎！」金生感歎道：「久慕乍逢，豈不思竊取芳香。今聞正教，祇覺桑濮化作河洲，鑽窺皆成反側，令人不敢生愛而生敬，雖說多情而無愧也。今既承說明，斷不敢復萌邪念。可同到敝館，暢敘片時。」翠翹道：「既要去，待妾攜了酒來，與郎君作撲蝶會。」金生道：「極妙，但須快來。」翠翹點首而去。

須臾，挈一壺一盒而來，金生接著，同翠翹踰過缺來。翠翹問：「可有館僮？」金生道：「自見芳卿，悉遣去矣。」遂同人來鳳軒。翠翹見左圖右史，壁劍床琴，甚是清楚。因說道：「好個灑瀟書齋也。」金生道：「獨不念悶殺讀書客麼？」翠翹道：「如今也可不悶了。」金生道：「還有一些兒，若得悶懷開，除非丹桂伴嫦娥。」翠翹道：「丹桂自是郎君分內事，嫦娥天邊，豈易得也。」金生道：「吾實指活嫦娥言，豈妄作天邊虛想？」翠翹道：「嫦娥吾安敢比，但冰心玉潔，似不相讓耳。」金生道：「待我借花獻佛，斟一杯，問嫦娥可曾裁就綠羅衣？」因遞與翠翹，翠翹接飲道：「荷衣已就，惟待時奉君也。」飲畢，也滿斟一觴復金生道：「權以此酒當奴巾櫛。」金生雙手接了道：「承賜瓊漿，願卿同壽。」對飲甚歡。金生因出素所題詠，請教翠翹，翠翹看了道：「錦心繡口，自是一代名儒，不知奴家可有福消受否？」金生道：「我與卿已定盟矣，何又作此冷語，莫非又有別疑乎？若有貳心，狗彘不食吾餘。」翠翹道：「妾非疑郎，記妾幼時曾遇一相士，他道妾一代才情，千秋薄命，縱有平吳之功，不免西江之恨。前日踏青回來，又夢劉淡仙叫我題斷腸十詠。這等夢兆，恐未能招郎君恁般夫婿也。」言畢淚下。金生瀝酒誓道：「我金重若不得王翠翹為妻，有如此酒。」翠翹忙收淚道：「妾過矣，今日與君乍會，怎就談斷腸事！」乃洗盞更酌，傳翠飛觴，甚覺快樂。忽見壁上有一幅山居圖，未有稱題。翠翹道：「此畫甚佳，何無題詠。」金生道：「此小生新做米家筆意，尚未標目。芳卿有興，為我增色何如？」翠翹酒濃情快，詩興勃然，遂不辭道：「既是郎君所作，妾安敢藏拙。」因揮筆便題，詩曰：

面面溪山線繞，村村花木蒙叢。

人在淵明記，家居摩詰圖中。

翠翹題完，金生欣賞道：「寫作俱工，不減衛夫人。何物天工，產此異品，真令小生愛死樂死也。尚有小陽春圖，自謂奇絕，亦未標目，並求珠玉。」翠翹道：「一之為甚，其可再乎！」金生道：「多多益善，再何傷耶？」翠翹笑而從之。展開那圖，見淡黃疏綠，甚是愛人，乃走筆一絕道：

十月輕寒葉未凋，淡黃疏綠短長條。

無情有態堪憐處，日角雲頭兩半腰。

金生看見翠翹題詠清新敏捷，極口讚羨道：「一字一珠，雖十五座連城不易也。而寄懷深遠，更得畫工未到之意，可謂愈出愈奇矣。」翠翹道：「稱揚太過，君意殊深。」金生道：「草草虛稱，予意未申萬一耳。」翠翹道：「若如君意，又將如何？」金生道：「若如我意，除非金屋以貯嬋娟。」翠翹道：「薄命妾，怎消受得郎君恁般情況。」金生道：「據我看來，芳卿原是天上神仙，暫謫塵寰，鰥生凡胎俗骨，得奉末光。雖焚香供養，猶恐不恭，豈但金屋貯之而已。」翠翹道：「感郎篤愛，鑽刻五中，不知今生能補報得郎君恩山義海否？」因以身投入金生懷中，嗚咽不勝。金生道：「常聞心堅石穿，爾我志願如斯。」上著自願，下著玉成，為一

翹道：「造化忌盈，至於忌才忌美猶甚。君不見嬌紅之事乎？」遂蒙袂掩泣。金生道：「卿卿放心，余忝為男子，豈不能庇一女子，萬一事變不測，當出生入死，以完夙盟，斷不作薄幸人，辜負卿卿至情也。」因扶之就席，洗盞再酌。翠翹道：「日之夕矣，恐父母歸來，看破不妙。」金生見說要去，便慘淡不能言。翠翹道：「妾亦不忍捨郎，但義有不可，時有未及耳。願郎耐心等待合巹。」因立起身道：「倘僥天之幸，父母不歸，當西窗剪燭，共消長夜。」金生暗然點頭而已。翠翹再四安慰，方收拾壺盒回家。

金生送至假山，將欲同到王宅，俄聞敲戶之聲，金生遁回。翠翹藏過壺盒，連忙來開門，卻不是爺娘，是親眷家著人來回說道：「員外、安人今夜不回，叫姑娘早早收拾關門睡了吧。」翠翹道：「曉得了。」關了門，暗喜道：「金生可謂有緣，剪燭之約當踐矣。」復整理些酒餚，到後面從假山直抵金生書室。

此時金生隱几沉臥，翠翹因上前撫其背道：「襄王猶未醒耶，神女下陽臺矣。」金生驚覺道：「醒耶，夢耶，其真翠卿耶，抑金重之遊魂耶？」翠翹道：「雖然是醒，未心非夢，郎君須要認真。」金生道：「這等說來，則是睜眼夢矣。且問芳卿何以復能至此？」翠翹道：「僥幸父母不歸，奴攜酒與魚，復遊金谷。」金生聽了大喜過望道：「酒且慢飲，芳時難得。況三星在天，正好訂盟，盟畢歡飲未遲。」翠翹道：「盟則不可無章，請郎君執牛耳。」金生欣然不辭，遂走筆成盟章一道。

盟曰：

同心人金重、王翠翹，某年某月某日某時生，謹心香一炷，水醴一卮，訂盟於高天厚地之靈。切聞夫婦尚義，義在終身不移；兒女多情，情切死生無負。前時翹願有家，重願有室，憐才慕色，已深結乎同心；今日重慮其始，翹慮其終，瀝膽傾心，敢言盟於異日。自盟之後，男期九死靡變，女誓一節終生。縱外來之盟，或有不測，而吾心之天斷乎一定，苟渝其盟，神天共殛。

盟詞曰：

結盟不結松與柏，松柏摧殘留不得。結盟不結蘭與竹，蘭竹敗壞誰結束。結盟不結石與金，石易爛兮金易沉。結盟不結山與海，山可崩兮海可改。結盟不結風與雲，雲散長空風不停。結盟不結花與月，花易殘兮月易缺。結盟只結地與天，天地從無衰死年。天長地久不可問，此盟萬古猶留傳。某年某月某日，金重、王翠翹盟。

二人盟畢，翠翹滿斟一杯遞與金生道：「自今以後，一蒲一柳，非妾之身皆君之身也，甚無貽妾白頭之歎。」金生道：「卿勿過慮，斷不負盟以負卿。」亦斟一杯遞與翠翹道：「今夕相對暢飲，為歡已極，但不揣尚有一過分之求，不知可能更邀垂聽？」翠翹道：「除苟合之外，一惟郎命。」金生道：「未盟之先，且守卿諭，既已定盟，苟合之戒已聞命矣，豈敢亂之。所請者，聞卿胡琴之妙，能遏雲生風，不識可能拜求一曲，以聞所未聞？」翠翹道：「胡琴乃兒家所好，何惜為郎君一彈，但此有限時光，言情尚優不足，何暇及此。況胡琴在家中，去取又多一番起倒，請以異日何如？」金生道：「我非不知情至音生，豈受催迫，但思慕久矣。得聞片響，足慰平生。若胡琴，小生自有。」因忙忙取出，雙手跪捧，遞與翠翹。翠翹連忙扶起，笑說道：「郎君為此織指絃聲，屈體於妾，不亦褻乎！」金生道：「屈體不過以表急情耳。倘憐此急情，肯為一弄，榮且不勝，何褻之有？」翠翹慨然道：「郎君鍾情如此，妾死且不朽矣，何惜一彈。」因輕舒柔臂，轉移玉軫，斜飛纖指，撥動冰絃。初疑鶴唳，繼訝猿啼，忽緩若疏風，忽急如驟雨。再撥再彈，而音韻淒惋，聲律悠揚，如怨如慕，如泣如訴。金生側耳傾聽，狂喜不勝。有時正襟危坐而愀然，有時點首讚美而欣然，有時感歎於心而默然。直彈至斗轉參移，銅壺三滴，翠翹方罷彈，以告曲終。因說道：「為君情重，雜沓繁音，有污君子之耳。」金生道：「一字字更長漏永，一聲聲寬帶松，正謂此也。雖土木偶人，聞之亦不禁唏噓怦悼，況有情有才人哉！但聲近淒惋，曲折皆牢騷不平之調。芳卿身居閨閣，順適安常，似為不詳。願卿此後勿復再彈，彈之恐斷人腸而傷己心也。」翠翹道：「向讀離騷，有感與屈子，漫成此調，習矣不覺。今承郎君正訓，再不復彈矣。」因嫣然嫵然，將胡琴付與金生道：「妾情盡於此矣。」

金生見翠翹星眼朦朧，紅蕖映臉，如煙籠芍藥，雨潤桃花，情思不禁。因偎抱於懷道：「慈悲方寸，獨不將一滴菩提以救焚原苦海，心何忍也。」翠翹道：「苦海無邊，回頭是岸。祇消自解自脫，何須問道於盲。」金生熟視翠翹不語，翠翹已悟道：「郎君又著魔了，妾非土木，豈故作此矯情之事。但義有不可，時有未及，今日之守，實為君耳。苟涉淫蕩，君何取重於妾。」金生道：「古之烈女，亦有行之者，何獨不可？」翠翹道：「妾以不可學古人之可，君以古人之可諒妾之不可，始知妾之不可，乃所以全其可者大矣！女人之守身如守瓶，瓶一破而不能復全，女一玷安得復潔？他日合巹之夕，將何為質乎！彼時悔而疑，疑而不至淪盟者，未之有也。君念及此，即使妾起不肖之念，君方將手刃之，以絕淫端，乃先以淫誨妻子耶！」言方義正，說得金生冰冷，因起謝道：「卿言是也，吾不及多矣。」

忽聞雞唱，翠翹道：「天色已曙，願郎安息，妾不敢再留，恐父母歸也。」金生道：「再停一停何如？」忽聞有人叩門，金生方忙送翠翹從假山歸閣。正是：

一夜綢繆傷草草，霎時歸去□□。

不知是誰叩門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[返回 >> 金雲翹傳 >>](#)

[上一篇](#) [下一篇](#) 本書來源：[開放文學網站](#)